

墨子大全

第叁拾柒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21
3
37

墨子大全

[第叁拾柒冊]



墨學十論 陳柱纂
楊墨哲學 蔣竹莊編譯
〔日〕高瀨武次郎著

【第叁拾柒冊目錄】



墨學大全

墨學十論陳柱撰……………壹
楊墨哲學（日）高瀨武次郎著 蔣竹莊編譯……………貳佰肆拾伍

墨學十論序

余自乙丑春爲孫仲容先生定本墨子閒詁作補正。丙寅春遂爲錫國學館諸生講墨

子以定本墨子爲課本，輔以補正，擇要講論焉。秋，上海大夏大學復以墨子見委，余亦既授之。如前法，外復增兩校生徒，徒沈溺於章句，而不能通其條貫，明其義也。故再爲之分題講論，凡共十篇，曰墨學十論。既畢業，乃爲之序。其首曰：烏虜淮南子之矣。其泰族篇曰：

「神農之言作夢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王念孫云：此文亦見於淮南子。初作夢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也。初作夢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也。

說好色平王

變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以通八風。及其衰也，沈湎淫康，至於滅亡。

蒼頡之造字也，以辯治百官，領理萬民。及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誑百姓。以殺不辜。湯之初

作周也，以定廟鮮犒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逐以奪民時，以罷民

力。然則由淮南之說觀之，天下事始末有變者，皆流弊者矣。然此皆

順人之性，而爲之者，其流弊猶不能免。況乎意有所爲，又烏能無弊乎？

諸子之學，皆意之所矯，詞之所激者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蓋自有文而之禮樂，其末也繁文，得禮，姦詐巧飾之弊生。孔子則欲順而導之，教之於正者也。故曰：『文正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吾從周。』老子則不然，欲矯其弊而去之者也，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詐僞。』又曰：『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其詞蓋稍激矣。然猶不能勝天子之文弊也。於是墨子上覽儒者之弊，下承老子之激，作爲非儒非樂節葬，尙同以矯之。其立名益偏，詞益激矣。然猶未能勝天下也。弊之又極，一激而爲韓非，再激而爲李斯。於是非儒之甚，激而爲秦之焚書坑儒。尙同之甚，激而爲秦之愚黔首，滅諸侯。然而非樂節用之甚，不能激使秦之去其阿阿也。節葬之甚，不能激使秦之損其驪山也。非攻之甚，不能激使秦之去其侵略也。兼愛之甚，而不能激使秦之減其殺戮也。何也？凡矯枉者，必過於正，過正之甚，勢不至於折不止。諸子者，皆矯枉之過於正者也。矯之過正，則不免流於激，而不知其弊卽已伏於所矯所激之中矣。何也？人情莫不易於責人，而難於責己。矯之激之之甚，則求諸己者未行，而責於人者已先爲天下禍矣。此墨子之非儒尙同，所以能收效於秦，而非樂非攻兼愛，尙用節葬之說，所以激於秦與六國也。秦既滅六國，於是乎周未改弊之害除，而墨子亦同

衰而隨時抑揚遠離道本以譁世取寵之惑儒又充滿天下矣。吾獨且奈何哉！此今之學者所以提倡墨學蓋欲以矯之之意與然吾願其勿爲之太甚勿過於正而流於激也故今之所論絕不敢有溢美溢惡之言。是則區區防弊之微意願與學者共勉之者也。有心觀世變者幸毋忽諸！

中華民國十有五年十一月北流陳柱柱尊序於上海大夏大學

墨學十論目次

墨子之大略·····	一
墨學之大略·····	一五
墨子之經學·····	三三
墨經之體例·····	七九
墨子之教育主旨·····	八七
墨子之政治學說·····	九七
墨子之文學·····	一一三
墨子與諸子之異同·····	一三九
諸子墨論述評·····	一五九
歷代墨學述評·····	一七五

墨學十論

北流 陳柱柱尊著

墨子之大略

太史公書不爲墨子立傳，只於孟荀列傳之末，附之曰：『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寥寥二十四字而已。以學術上如此重要之一人，而所述乃僅如此而已。故近世學者，深爲失望。或譏史公之疏略無識。或以爲史記之脫簡。余以爲後說是也。此二十四字，接上文云云，實未免太過唐突。無論如何之古文法，決不如是。嘗憶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有云：

老子乃箸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箸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此段文字之「或」字，「蓋」字，其用法正與孟荀列傳相同。此等「蓋」字「或」字，均與上文有關係。而孟荀傳末此二十四字，獨絕無所承。以文法例之，知其脫簡無疑也。

自來皆以墨子姓墨名翟，孫詒讓墨子傳略亦云：「墨子名翟，姓墨氏。」近人治墨學者，梁啟超，胡適之徒，亦均無異議。惟廉江江瑔著讀子卮言論墨子非姓墨，其言甚辨。

古以孔墨，楊墨並稱。自漢以後，皆以墨子姓墨名翟。數千載無異詞。竊則以爲不然。蓋墨子者，非以墨爲姓者也。今請詳其說以明之。古者諸子派別，共分九流。墨子居其一。凡傳某學者皆曰某家。故傳墨子之學者亦曰墨家。然所謂家者，言學派之授受，非一姓之子孫。故周秦以前，凡言某家之學，不能繫之以姓。至漢代學者，始以某姓爲某家。如漢志謂易有施孟梁丘三家；春秋有公穀左鄒夾五家之類。古人皆無之也。凡古人繫姓而稱，必曰某子，或曰某氏。而稱家則不能繫姓。若墨既爲姓，而復稱曰墨家，則孔子可稱孔

家莊子可稱莊家乎？此不合於古人稱謂之例。其證三也。九家之名，蓋劉氏亦必有所本，而司馬談亦有六家要旨之論，則其名由來舊矣。然所謂九家者，墨家而外，若儒、若道、若名、若法、若陰陽、若縱橫、若雜、若農，莫不各舉其學術之宗旨，以名其家。聞其名，即知其爲何學。即九家外之小說家亦然，并無以姓稱者。若墨爲姓，是以姓稱其學，何獨異於諸家乎？此不合於九家稱名之例。其證二也。墨子之學，出於史佚，史角、史角無書。史佚書有二篇，漢志列於墨家之首，且謂尹佚爲周臣，在成康時，則由史佚歷數百歲而後至墨子。未有墨子之前，已有墨家之學。墨子生於古人之後，乃諱其淵源所從出，以己之姓而名其學，爲諸家之所無。此不合學派相傳之理。其證三也。周秦時之姓氏，複雜奇辟，往往非後世所經見。然考以世本諸書，亦各有所自來。墨之爲姓，墨子一人外，更無所見。唯古有墨胎氏，爲孤竹國君伯夷叔齊即其後。然夷齊後即無聞，斷非墨子之所自出。且墨子之前後，亦絕無墨姓其人。此其證四也。又漢志所錄墨家者流，僅有六家。末爲墨子，首卽史佚。此外四人，曰我子、曰隨巢子、皆不著姓。曰田俅子、曰胡非子，疑亦非姓。與他家之黔婁子、將鉅子，諸人之稱同。班注於此四人，亦不詳其姓名。顏師古亦不

及之。當必皆爲姓名外之別號，自無可疑。墨家諸人，無一稱姓。則墨子之墨，斷非姓明矣。竊疑墨家之學，內則薄葬，外則兼愛，無親疏之分，無人我之辨，示大同於天下，與禮運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之義同。以宗族姓氏爲畛域之所由生，故去姓而稱號，以充其兼愛上同之量，又與釋氏之法同。此孟子所以斥爲無父，此亦墨氏之學，所以獨異於諸家，而高於千古也。自注：墨氏兼愛，既不別親疏，非不受父，即親中亦不祇父一人，已所從出也。情此及。孟子一書，所載當世之人，皆詳其姓氏，而於墨者夷之，祇冠以墨者二字，而不言其何姓。論衡福虛篇，言墨家之徒纏子，纏亦非姓。是皆可爲墨家不稱姓之證。此其證五也。墨子原書，多稱子墨子。夫稱曰子者，皆爲尊美之詞，不繫於別號，即繫於姓。然皆稱曰某子，斷無以子加於姓之上者。若子思子之類，上子思二字，合爲孔伋之字，下子字乃尊稱之詞耳。唐宋以後，去古日遠，名稱亦漓，始有以子字加於姓字之上。秦漢以前則絕無之。自注：惟荀子書引宋牼語，或稱子宋，子顯爲後人。所觀列子書亦稱子列子，然見於莊子者俱無之。今稱曰子墨子，適與子思子之稱同。若云墨爲姓，則孔子亦可稱子孔子，莊子亦可稱子莊子乎。此其證六也。孟子多拒墨之詞，其稱之也，或曰墨子，或曰墨氏，或單稱之曰墨。韓非子顯學篇，亦曰：『有相

墨氏之墨有相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皆單以墨稱。然人有姓亦有名姓所同而名所獨。故古者稱人必舉其名寧去姓而稱名無去名而稱姓。是以古籍所載有單稱名而不知姓者而斷無單稱姓而不著名之理。今孟韓皆稱曰墨。則墨豈得爲姓乎？況韓子所謂相里氏之墨云云若墨爲姓尤不能作是稱。韓子此篇上文云「子張氏之儒」云云下文則曰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下曰孔而上曰儒蓋言孔子一人可稱孔言孔子之學不可稱孔也。以相里氏之墨例之則何不云子張氏之孔而云子張氏之儒乎？此其證七也。凡爲墨子之學可稱曰墨者如孟子所謂墨者夷之莊子韓非子史記自序亦皆有墨者之稱。然墨者之義指學墨子之人言之。學墨子之人非必姓墨何以繫其師之姓？孔子之門弟子三千未聞稱曰孔者也。墨家之墨者當與儒家之稱儒者同。此其證八也。刪文節

此其說誠可謂至辨矣。然古人稱謂殊不能一律。孔子姓孔號孔子莊子姓莊號莊子。若以此例之老子亦當姓老邪？不然則以老子例之孔子莊子又當非姓孔姓莊邪？漢初有三家詩。一曰魯詩一曰齊詩三曰韓詩。若以魯齊例之則韓亦當爲國名邪？以韓例之魯齊又當爲

姓邪？此可以見古人之稱謂，不能盡以例求也。惟江氏以墨子之墨爲道術之稱，似頗相合。其言云：

考墨字从黑，爲會意兼形聲字。故古人卽訓墨爲黑。自注：廣雅釋詁：墨，黑也。孟子云：面深墨。又訓晦。名釋

釋：齊契墨，晦也。引仲之爲瘠墨，爲繩墨。自注：荀子書：墨，自注：瘠墨。是則所謂墨者，蓋垢面囚首，面首黎黑之義。

也。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禹行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又稱『禹親自操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是禹之爲人，盡儉苦之極軌。故墨子學之。故孟子稱爲摩頂放踵，莊子稱爲其道大數。後世亦言墨突不得黔。此其學適合於墨字之義。故以墨名其家，而人亦咸以墨子稱之。考墨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凡形容枯槁者，其顏色必黑，茲所謂色黑者，蓋因勞苦過甚，顏色因而黎黑，亦莊子所謂枯槁也。其以墨爲宗旨，與儒道名法陰陽縱橫雜農諸家同。故與八家並列而稱曰墨家。然則古來稱墨翟，所謂翟者何也？江氏亦爲之說曰：

自秦漢以來咸以翟爲墨子名然古以墨翟連稱彼以墨爲姓斯以翟爲名亦爲以意揣測之詞未必於古有所據竊疑翟爲墨子之姓考古有翟國在宋鄭之北其子孫以國爲氏故春秋以後有翟姓疑墨子卽其後翟國與宋相近故墨子亦爲宋人又考孔德璋北山移文稱墨子爲翟子似亦以翟爲姓而瑯環記載墨子則直云姓翟名烏古人名字紛歧事所常有若姓氏則爲一定不可或更況以昭著千古之墨子豈敢竄易其姓氏哉惟所得證據僅此此外則更無所見是翟果爲姓與否亦未敢遽決之然古書稱墨翟以其學加於姓或名之上者此在古人亦常有之如老彭蒙莊談天衍雕龍爽是也

斯以翟爲姓則大謬不然江氏前旣云墨子去姓去氏示大同於天下故爲墨家學者咸不稱姓今又云翟爲墨子姓墨子不敢竄易姓氏何其前後矛盾至此至謂北山移文稱墨子爲翟子遂疑孔德璋以墨子爲姓翟然則下文稱楊子爲朱公則亦可謂孔德璋以楊朱非姓爲翟子遂疑朱邪且墨子貴義篇載墨子之言云「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魯問篇亦自稱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之得見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夫墨子自稱曰翟則翟顯爲墨子之名可知若云是姓則孔

子自稱丘也幸，亦可作孔也幸；丘之禱久矣，亦可作孔之禱久矣。有是理邪？吾以謂墨是其道，翟是其名，去姓著道，以著其尚同。久之，則人遂以墨爲姓，故稱墨子。其稱子墨子云者，猶子列子、子禽子一例。猶云此子乃墨子，此子乃莊子，此子乃禽子云爾。豈能遂斥爲不通邪？又公羊傳有子沈子、子公羊子之稱，何休解詁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一則著子字於姓字上，其來亦古矣。不可謂唐以後始有此稱也。

然則墨子何國人邪？有據古有翟國，宋與翟近，及史記有「蓋墨翟宋之大夫」一語，遂疑爲宋人者。有據墨子與魯陽文君之關係，魯陽爲楚邑，遂疑墨子爲楚人者。有據公輸般將以楚攻宋，墨子起自魯，遂疑爲魯人者。梁啟超頗主魯人之說，以謂墨子若宋人，則公輸篇不應有歸而過宋一語；若爲楚人，貴義篇不應有南遊於楚之語云云。其說頗爲得實。至於墨子仕宋之說，梁氏亦非之。以謂墨子書中絕無仕宋痕迹，且引貴義篇「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之說，以謂宋必不能行其道，故當必不肯仕宋。其說尤爲近是。蓋墨子乃古來之大實行家，其言行必不相背也。夫未嘗仕宋，以平民而救宋，本非宋人，以異國之人而救宋國，不分人之祿，而苦身以救人，不私利其國，而兼愛人國。此墨子之所以爲墨子與？若其生卒時